



灵岩心语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:qlwbjrcq@163.com。

“谎花儿”好看不结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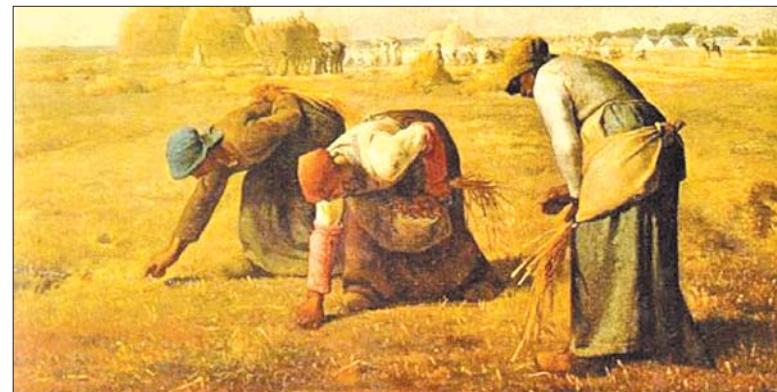
□莺歌唱晚

陈莹

我们小的时候，谁没有对大人撒过谎呢？有时回想一下儿时的谎言，羞愧之余，会觉得挺有意思；再细细咂摸一下，还可能品出一点儿可爱的味道。

我上小学时，农民有个共同的身份，就是人民公社的“社员”；农村学生是社员的子弟，当然就是“小社员”啦。学校在麦秋两季放“农忙假”，“小社员”干不了重活儿，就去参加生产队的“复收”——到收割过的农田里搜寻遗落的农作物，将复收的成果交还集体，美其名曰“颗粒归仓”。有首少儿歌曲这样唱：“我是公社小社员来，手拿小镰刀来，身背小竹篮来，放学以后去劳动，割草积肥拾麦穗，越干越喜欢。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。复收过后，生产队开始“放坡”，谁再拾到遗落的果实，就可以归为已有。“放坡”，是给勤劳而贫困的农民发放的“补贴”和“福利”，让父老乡亲都感到欣喜与满足。麦收时节，老实勤快的孩子半天能捡拾一提篮麦穗；调皮贪玩的娃则不然，常常借机东游西逛，逮蚂蚱捉鸟儿，一天到晚的收获寥寥无几，甚至空手而归。

苦累三夏，麦熟一晌。这天临近中午，骄阳似火。村北一片大田里，麦浪滚滚，遍地金黄。社员们怀揣火一般的劳动热情，你追我赶，挥汗如雨；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银镰闪闪，抢割抢收。地头边有口深阔的机井，我与一群“小社员”将井口团团围住，一个接一个往井里投掷土坷垃，比赛谁溅起的水花儿大。大家玩得兴高采烈，早把拾麦穗的“本职工作”忘到了爪哇岛。眼看就要晌午了，田间的大人已经收拾起工具准备放工。“小社员”们这才意识到，用来装麦穗的书包依然空空瘪瘪。这样回家恐怕不好交差，不禁有些慌乱。我于乱中出错，不慎一脚踩空，“噗通”



一声跌落井中，连呛几口井水。我本能地挺身而起，咦，没想到井水只浸到胸部；真是福大命大，竟然落在了不足半米宽的二磴台上，再往里一步就会水漫头顶了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迷迷瞪瞪地抬头看天，只见井沿上探着好几个小脑袋，正惊恐地往井下张望。胆小的孩子吓得直哭，胆大的孩子则大声呼救。

老社员王寿典大爷，平素就以淳朴憨厚而著称。他大步流星赶到井边，一边叮嘱我不要惊慌，一边手脚并用，攀住石块垒砌的井壁，麻利地下到井底。疾奔而至的社员们抛下绳索，七手八脚将我提溜出井口。我像只落汤鸡，不敢回家，只好独自坐在大门边的石礅上发呆。母亲出来找我，见此狼狈神态吓了一跳。我编谎话说，想去井边拾麦穗，不慎掉到井里。一家人都没有大气哈我，反而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父亲跑到供销社买了两盒烟，去王寿典大爷家答谢。爷爷奶奶怕我吓傻，悄悄找人为我叫了“魂儿”。除了后怕，我暗自庆幸说谎过关，蔫头巴脑在家呆了好几天；一直到麦收结束，家里没再让我出去拾麦穗，也算因祸得福吧。

在河边长大的孩子，大都有逮鱼摸虾的经历。说来也巧，这年夏天雨水偏少，村南的小河近乎干涸。每到下午，河沟水洼中便多了不少光屁股娃娃，个个晒得黑不溜秋，赛过泥鳅。我虽然不敢涉入深水，但也渴望在浅水中一试身手。有一次就在

没膝的河水中，摸到了十多条寸把长的小鲫鱼，用柳条穿起，像一挂粗大的鞭炮。正待凯旋，又在河边捡到一条死鱼，足有半斤重，不禁心花怒放，成就感陡增。到家后，将在路上编好的谎话，绘声绘色渲染了一番：浑水摸鱼，脚踩活物，迅疾出击，双手掐住。父亲冲我笑笑，说晚上就做给你吃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只有那十几条小鲫鱼上桌。原来那条大鱼的肚肠已经糟烂，只好喂猫了。我心里有鬼，不敢多嘴，怅然若失。

老家院子里，有棵经年的石榴树，每到五月，红花满树，如火似霞，鲜艳夺目。渐渐地，有些花儿蔫了，变成了果实；有些花儿则败了，散落一地。奶奶说，落在地上的花，是谎花儿，长得虽然好看，但不结果实。母亲说，就像有些人说谎话，再好听也是假的，不能给别人带来益处。父亲说，谎花儿落了，还能沤肥；谎话多了，只能骗人害己。做人要实诚，不能学谎花儿。

这些话，我当时似懂非懂。等自己当了父亲，才恍然大悟：其实，洞察秋毫的大人在小毛孩儿面前，哪能看不透此地无银的表演，听不出漏洞百出的谎言呢？之所以不直接戳穿，是因为小小的谎言中，大半的成分是天真、童趣和幼稚的表现欲，构不成大错，倒有一丝初生的机智蕴含其中；正如石榴树上好看的谎花儿，虽不结果，但可暂时养人眼目，无伤大雅。说到根子上，大人的宽容，不就是深切的关怀和细腻的疼爱么？

难忘 “耕牛吆喝曲”

马光仁

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，农民就一直畅想着农村实现“点灯不用油，耕地不用牛，吃水不用辘轳头（一种从井里往上提水的工具）。”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，农业机械化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，现时农村的畜牧耕牛快要绝迹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突突突”奔跑的“铁牛”，各类新型农业机械大显身手，五花八门的大中型拖拉机代替了笨拙的畜牧耕牛唱起了主角，在农耕工作中唱起了“主角”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还是生产队时期，我的伯父是犁地的一把“好手”。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，一个星期天，我跟伯父去给生产队犁地。伯父来到生产队的饲养处，将一头大黄牛从拴牛橛子上解开缰绳，然后给牛搭上牛梭子，套在牛的颈部。这个工具很重要，也很重，因为牛拉犁的力量全靠这里传出，所以要结实又要光滑，这样牛才不会伤到。在这个牛梭子两端有一个孔，一根绳子在两孔中穿过，绳子是牵引所拉器具的。在搭牛梭子时，牛绳挡住了牛腿，伯父又一拍牛的后腿，一声“抬”，大黄牛顺从地抬起后退，套好后拉上一个木拖车，拖车上放着犁地的犁，只听伯父一声“驾”，老黄牛就走开了，到了前边一个十字路口，伯父又喊了一声“咿-咿”，只见大黄牛转向左边的路，到了地点之后，伯父一声“吁”，大黄牛就站住了，我觉得很有趣。

伯父在地头上卸下犁，又把大黄牛的套索挂在犁的牵引钩上，整理了一下大黄牛的套索，一声“嘚”，大黄牛拉着犁直直地向前走去，田野上立刻呈现出一幅原始、古朴的耕牛图，蓝天白云下，大黄牛牵引着犁，犁牵引着伯父，伯父一手握着牛鞭，一手扶着犁把，把腰弯成犁辕的姿势，一边吆喝，一边在空中挥舞着鞭子。犁前面，牛蹄子踩出的凹坑被犁铧迅速掩没，犁后面，伯父的脚踏在松软的泥土上，脚丫间挤压泥土的声音，就在地里头传播。犁头“哗哗”地过去，泥土在伯父的犁下跳跃成了一串串音符。到了地头，伯父又“咿-咿”了两声，大黄牛温顺地左转回过身，踏着刚才犁开的地走去。

在犁了一个小时后，伯父一声“吁”，大黄牛就站在地头上气喘吁吁，伯父走到大黄牛跟前，拍了拍大黄牛的头，大黄牛像是知道了要歇着的意思，前腿一跪，就蜷缩趴在地上，喘息了一会儿后，就嚼磨起来。伯父讲，牛是一种反刍动物，吃草时把草吃下去，休息时再把草倒上来进行咀嚼。伯父又给我讲了赶牛的指令：“驾”是走，“嘚”是行，“稍”是倒退“吁”是停，“翘”“抬”是抬腿儿或过沟坎儿，“咿-咿”是左转，“喔”是右转。50多年过去了，这赶牛的“吆喝曲”至今使我难忘。

长清老酒厂的老窖

于梅

长清不仅是防护器材之乡，还是酿酒之乡。说到长清的酿酒厂，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清的老酒厂。长清老酒厂创建于1948年，厂址位于长清城区以北，当时主要产品有白鹤泉特酿、白鹤泉陈曲、灵岩美酒、金瓶酒、萃曲、美味春、灵岩白酒等。其中白鹤泉特酿、白鹤泉陈曲酒在1986、1987年被评为省优质酒。而白鹤泉在长清也有着“长清小茅台”的雅号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有幸参观了长清老酒厂的地下老酒窖，酒厂的老酒窖建于1971年，外观朴素，看起来就像一座厂房下面的普通地窖而已。但进入里面，仍然让人震撼。里面是一排排的大酒缸，每个酒缸可以盛放千斤白酒。酒缸的密封红

绸都已经显得破旧，透露着陈旧的历史气息。透过缸壁，阵阵酒香扑鼻而来。

地下酒窖北面就是河岸，因为处在地下，酒窖地板与酒厂北边河岸的水平面齐平，因此酒窖恒温恒湿，常年温度保持在8℃至16℃。据介绍，这个温度和湿度有利于白酒的老熟和陈酿。酒厂的刘总介绍，几十年储酒的老酒窖，更是有着不可多得的天然微生物群，经过在地下酒窖储存的酒口感好，因为酒在地下酒窖时间一长，就形成了一个自然封闭的微生物环境，使酒体在自然静态的环境中自然升华。

在这炎热的夏季，走进地下酒窖都感觉凉飕飕的，酒窖的藏酒散发着清香的气味。酒厂的工作人员介绍，白酒中的某些分子不太稳定，在窖藏过

程中会由于适度的温度与环境发生某些化学反应，产生新的酯类物质，而酯类物质是白酒香气的主要来源，所以窖藏的白酒会更香，这个窖藏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除杂增香。在窖藏的过程中，白酒在适宜的温度下透过容器吸收着日月的精华，大地的灵气，窖藏以后的白酒口感会变得绵软柔和。

旧窖老池，这是酒厂的宝贵财富之一。酒厂工作人员为了酿制美酒，专门从南方名酒厂买来过50年以上的酒池窖泥。老窖泥和老酒窖，都是长清酒厂的宝贝。



扫一
扫，
请关
注



老窖